

结识周老二十多年,我在职的那些年,是周府的常客。张允和先生健在时,二老接待我多在小客厅。

允和是个幽默,新千年时,我请两位老人在我的册页上题词,她写“人得多情人不老”,让周老写“多情到老情更好”。一唱一和。二人平时在家中常“较劲”,斗(逗)乐。张允和喜欢占上风,家里来了客人,她总喜欢把客人拉过来跟自己聊天。周有光有绅士风度,甘心谦让,常常拿只凳子坐在一旁当听众。

记得第一次拜访结束时,允和问我要不要看看周有光的书房。当然。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!所谓书房是朝北的一间,七八平方米,一只简易沙发堵在门口,窗台边靠着周有光的老式三抽桌,黄漆斑驳。桌上有一台老式夏普打字机(厂家在设计时从汉语拼音角度征求周先生意见送的)几乎霸满桌面。两只老式小书架立在墙边。再就是那方方凳(放不下椅子),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弄堂里小朋友白相物事还是蛮多的:打弹子、造房子、踢毽子、滚铁圈、斗独腿、飞香烟牌子……这些玩事他人文中多有叙述,唯“打小橡皮球”似还不见提及。“天下之乐无穷,而以适意为悦。”齐辈小辰光特别热衷于此。

打小橡皮球其实是篮球运动的雏形。墙上钉个小铁圈,考究的编个篮网,用白粉在墙上画个小篮板即成。皮球直径约十厘米,步法、运球、记分、规则等与篮球基本相同。仅因在狭窄的弄堂内玩耍,故只需一个筐,比赛时双方各派三人(可换人),有裁判吹哨,以得分高者为胜。风行时,不少弄堂都组队,队名彪劲:飞弋、银鸽、雄鹰、腾龙之类,有的还专制统一队服,像煞有介事。

延陵里虽小,同样装起了筐,开展了运动,还出了高手。3号的朱家独子迪康,长得比同龄人略高,虽不善言语,却球技出众,“球王阿康”名闻遐迩。朱家伯父均在药厂工作,望子成龙,尽量限制他玩球。一次,阿康传球过力,不慎砸碎了1号晒台陈家阿婆的玻璃窗,众伙伴个个挺身而出揽下责任,唯恐阿康从此断送球路。陈家阿婆的窗慢慢打开并丢下了球,还连说“没事”。大家这宽心,凑钱上楼去赔,反倒是陈家阿婆安慰大家“莫响”。真是善解人意啊,她晓得闹开了,小朋友就白相啰。至今,大伙还念她之仁呢。

平时放在沙发前充茶几,来客时当“坐骑”。惟显出书卷气的是沙发上方墙上挂着一幅画:深山林壑间有间茅屋,窗牖洞开,透出一星灯光,灯前端坐着一伏案老者。

允和戳戳画上茅屋灯光下的读书人朗声对我说:“张昌华,这个老头就是周有光!”我听罢哈哈大笑。周有光耳背,全没听见,正在打字机前滴滴答答……

2002年张允和走了,周有光很伤心。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说:“我们结婚七十年,我从没有想到会有一天两个人中少一个!”但周老理智,在极度痛苦之中,他用先哲的警言排解自己,又说,“我记

得一位哲学家讲过,个体的死亡就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。这样一想,我才安下心来。”这以后,他把整理出版张允和的遗著《昆曲日记》作为头等大事,以九十七岁高龄,亲自整理手稿,搜集照片,请昆坛名家写序,联系出版社,终于将《昆曲日记》出版了,圆了允和的

给周有光夫妇照相

张昌华

弄堂往事

吴道富

弄堂球队之间的比赛即将开场。当时比较灵光的有成都北路修德新郅队、新闻路康庆里队、凤阳路建德里队等。延陵里仅阿康独秀,还好新闻路福康里派人来治,拟组“福康联队”,他们出三人,延陵出二人(我亦忝列其中)。

可问题棘手,阿康无暇常战。福康“胖刁”突生一计,他仗着父母宠爱,拖着父亲拎着礼去阿康家,央求朱家父母同意阿康抽时间为他“补课”(他俩同校同班),这才解决了大事。修德新郅弄堂较宽,冠亚军对决在那开战。是日,大人小人几乎站满赛场两端。修德五将水平均等,盯防紧,补位勤,球感

可以说,我是读了美国作家杰克·伦敦的《海狼》后,才坚定起一个理想来的。那时,我才刚刚二十出头,在一家房产所里修房、刷路、种树,再加上还受到莫名其妙的钳制,精神压抑,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离开那个地方。可是,那时候没有自由选择工作这一说,所以,我不敢想象什么是自己最理想的职业。直到有一天,我读到了《海狼》。

《海狼》是杰克·伦敦在190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,作品描写了在一艘名为“幽灵号”的猎豹船上发生的令人惊悚的反抗暴力统治和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。“海狼”是“幽灵号”船长拉森的称号,他崇尚丛林法则,残酷的现实使他觉得只有自身强大才能战胜别人,因此时刻处于一种不断战斗的状态,冷酷无情,暴力至上,人性和兽性在他的身上不断激烈地磨战。而那位因海难被拉森救起的韦登,原本是一个有着渊博学识和良好



周有光和张允和 1998年3月15日摄于北京后拐棒胡同寓所

梦。2003年周先生病了一场,但无大碍,奇迹般恢复了。我去拜访见他面色红润,容光焕发,坐在硬木椅上与我对谈一小时,茶都不喝一口。谈到大难不死,他风趣地说:“佛家讲,和尚活到九十九岁死去,叫‘圆寂’,功德圆满了;而我的功德还不圆满,被阎王打发回来了。”我问他的身体近况,他没有直接回答我,只说前些日子天津有一批他的老学生(七老八十的

退休老教授们)聚会,邀请他这个老老师光临,他真的去助兴。他坚持为《群言》杂志写卷首语写到一百岁。周先生给我十多封信,清一色都是那台老打字机打的。只有签名是亲笔。记得第一封信是复我为他与允和出书的事:“我和内子张允和都不是文学家,也不是名人,张允和的文章是随便写的散文。列入‘双叶集’恐怕不很相称。这一点请您再加考虑。”2013年他的十五卷《周有光文集》终由中央编译局出版。他完成一篇新作,未发表前喜欢打印若干份,分赠友人“请提意见”。

好,难对付。延陵仅阿康出战,他与福康两将配合默契,球常传至阿康,但见他虚右实左,跨步上篮连得分,且逼对方犯规追加罚球。比分交替上升,打得难分难解。最后3秒,58比58,眼看要打加时赛了,阿康挺身而出,面对严防遽然倒地拔葱,后退跳投空心命中,锁定胜局。我们相拥欢庆,几近落下英雄泪。

小橡皮球运动现今罕见,我以为对于少儿健身还是颇多裨益的。听闻当年国家篮球队队长张宏根、沪上篮坛名宿金耀林等,少时都玩过小橡皮球呢。

再说阿康,华东化工学院毕业后经人介绍了女朋友。后来,听老邻居讲,阿康的孙子在学校里也是篮球队的。看来,这“篮球”也有遗传因子啊!

打通关节后“走流程”,我想请先生给某人写一封信,介绍该书情况说句希望得到关注之类的话。有光先生回信:“此举万万不可,宁可不出。”平时朋友托我请先生题词,一个电话立马成功。某年,一开发商办一本文化刊物出版10周年纪念,托我

请他题词以贺(自然有大大的红包),他就是不肯动笔。我请他儿子周晓平斡旋,晓平告诉我:“我说过多次,父亲不接话。”

周老早年是经济学家,中年是语言学家(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),晚年是思想家。他勤于并善于思考,尤其是他晚年的杂文立意新颖,观点独特,往往穿越时空,有种种莫名的震撼力。记得那天我们聊到“爱国”这个词。周老提出他的新观点,“现在都是地球村时代了,爱国,要从爱人类角度来爱。”他自称活到100多岁了,仍然是《皇帝的新装》里的小孩子。

周有光先生茶寿(108岁),我请毛乐耕先生撰一副嵌名寿联,联语是:“有恒有道有智慧,光国光宗光学说。”请邵燕祥先生书在花笺上寄给他,老人很高兴。



一鸡三吃 妈妈买了一只鸡,问爷爷奶奶怎么吃。奶奶说用冬菇炖,爷爷说吃白斩鸡。妈妈于是把鸡一分两:半只炖冬菇,半只就做白斩鸡。不过爷爷牙不好,鸡在开水里要多余一些时。妈妈干脆就把鸡头鸡翅和鸡脚全都放到余鸡的开水里。于是就有了鲜鸡汤,鸡的味道浓浓的。这是一鸡三吃,就是广东人说的鸡三味。

送送礼的事 送礼是件好事,但要看送什么东西。要是东西送得不妥,好事会变成坏事。比方有一样东西,我们千万不要送。那是什么?是钟!送钟送终,多不好听。记得几十年前,朋友送我一双鞋,质量又好,款式又新,可我妈妈见了大不高兴。我问妈妈为什么不高兴,她用广州话回答我:“送鞋送鞋,鞋鞋声有什么好听?”原来在广州话里,鞋读 hai(阳平声),是叹气声。所以我:送礼是件好事,但要看送什么东西,送给什么人。要是东西送得不妥,好事会变成坏事。

要把一种品牌做坍塌,最好的办法就是暴风骤雨般地一窝蜂!别人先进了,才不跟他携手共进,先抱团取暖,再大家赤膊,直到把那种品牌做坍塌为止。举个例子:上海出现一种很香很甜的“阿姨奶茶”,生意火爆,甚至有人排队买。没多久,跟伊差不多的奶茶铺出现了:“阿爷奶茶”,“阿哥奶茶”,“阿叔奶茶”……都是“阿”字头,搞得吃奶茶的人搞不清爽到底哪一家正宗,“阿爷”大概是“阿姨”的爸吧?

讲老实话,做一杯奶茶并不复杂,要模仿那气容易。终于,同归于尽,生意做坍塌了。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,谎言已经走完了半个世界。但是,可口可乐也很受欢迎,为什么没人来拿伊做坍塌呢?做过的,但是配方出来的可乐得像咳嗽药水一样。

在想:有独特的绝对保密的配方才是防御“做坍塌”的有力武器吧?再举个例子:依拍摄一部打日本鬼子的电视剧,观众不少,反响尚可。顿时,狼烟四起,大家蜂拥而上,依拍我也拍,大家都来打鬼子,抗日总归不会错,搞得

横店到处是穿黄军装的“八格牙路”。千篇一律,鬼子永远是愚蠢并且乖乖钻进埋伏,然后成片倒下,不堪一击;而抗日战士永远料事如神,一场大战役下来只牺牲一两个人……终于,观众看得要呕吐了,快点换台。

还举个例子:之前搞出一个《中国好声音》,刘欢、那英、庾澄庆和杨坤4个歌星来当导师,开导、示范、训练,收视率蛮高。立刻,一大批类似的节目出现了:《《中国最强音》《我为歌狂》《快乐男声》《大地飞歌》……速度之快,叫人始料未及,不会唱的上来唱了,不懂音乐的来做评委了。

把别人做坍塌的好比山寨大王,生于青苹之末,长于江湖之野,平时关紧山门,一旦晓得别人创出一只品牌,做出一只好吃的食品,立刻冲出山寨,见缝就钻,见好就捞,什么经济上的远大目标,什么商标专利,搞山寨的顶要紧是快速将别人做坍塌,唯有这样工商局要查都来不及。

然后做啥?关上山寨大门,喝酒、吃肉、猜拳。一旦小喽啰冲到又有啥品牌出现,山寨主大喝一声:弟兄们,冲啊,帮我做坍塌伊!

在想:眼下“小杨生煎”还没有被做坍塌,外婆红烧肉也还坚挺,这是为什么?一窝蜂比超强台风还要结棍啊!

是真正的“海狼”。我读着《海狼》中这样的句子:他的生命在暴风雨中熄灭了,可是他活着,有无限信念,现在力量不再支配他了,但他成了自由的精神。蓦然间,一个清晰而坚定的理想在我心里升腾起来——我要竭尽全力,成为一个像杰克·伦敦这样的记者。

多年之后,我真的实现了这个理想,如今我已是一个高级记者(编辑),虽然我远未达到杰克·伦敦的成就,但不管怎样,我一直追随着他,并践行勇敢、坚毅、公正、悲悯这些一个记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。其实,这也是一个人的品质,正像杰克·伦敦在《海狼》中所说:“大海一浪赶一浪,向天际边滚而去,天空没有了,就连我们的桅杆顶也看不见了,但还有一个明朗的所在。这就是世界,就是宇宙本身。”

脚踏东西文化两只船,请看日本栏。 我读经典

杰克·伦敦以他的敏感捕捉到战争近在旦夕,他悄悄地溜到长崎,搭上一艘开往朝鲜的船只。到达釜山后,他想方设法弄到了一条无篷的小船,雇了三名船员,凭借自己十七岁时便在一艘捕鲸船上当水手的经验,驾船驶进黄海,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和惊涛骇浪里搏斗了六天六夜,终于到达仁川,这时他已遍体鳞伤,脚、手指和耳朵都冻伤了,携带的行李也坠入大海,但他继而骑马急行军赶往平壤,这是当时一个战地记者所能到达的最北点。战争果然爆发了,他从那里发出了近百篇前线报道文字和图片。当他回到东京时,那拨还在等待的记者依然在华尔兹圆舞曲中悠闲漫步。《海狼》中那些在海上搏击的惊心动魄而引人入胜的场景描写,就来自于杰克·伦敦的亲身经历,在我看来,他才

“海狼”杰克·伦敦

简平 教养的学者,但他被拉森强行奴役后,为了能够生存下去,免受羞辱和折磨,不得不接受了拉森的人生哲学:强权则王,懦弱则寇。最后,韦登和同样被奴役的女子莫德奋起反抗,修复了撞损的“幽灵号”,扬帆启航,终于弱者战胜了强者,文明战胜了野蛮。其实,我对“海狼”生活信条中的弱肉强食并不太以为然,因为我从来相信善良、正义和道德的力量,但“海狼”另一面所体现的不畏艰难的顽强的生活态度却是打动我的。而这部小说的作者杰克·伦敦恰恰正是这样的人。就在创作这部小说的同时,杰克·伦敦接受赫斯特报系的聘请,赴远东采访日俄战争,成了一名战地记者。当他来到东京后,发现日本政府并没有打算将记者们送往前线,而是隐瞒消息,制造歌舞升平的假象,让记者们天天去游